



马可·波罗怎样记述“丝绸之路”

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中记述的“丝绸之路”，是影响后世欧洲人的探险之路。它与今天倡议的“一带一路”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历史上，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；新时代，开展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天经地义。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筑起的“文化之桥”和“机遇之路”，必将在中意合作乃至中欧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欧洲人的《天方夜谭》

我们先来看看马可·波罗。本来，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，若无后来的这本游记，他绝不会如此名闻后世。1271年，17岁的马可·波罗随父亲、叔叔从威尼斯启程，途经地中海沿岸的阿迦城、亚美尼亚，穿越两河流域，横跨波斯全境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进入疏勒、沙州，沿古老的“陆上丝路”到达元朝大都。

20年后，37岁的马可·波罗奉命护送元朝公主阔阔真远嫁海外。这次是从“海上丝路”横渡印度洋抵达波斯。此时，他因为思念家乡，随即自两河流域、君士坦丁堡回国。后来，他因为参加海上战争被俘入狱，狱中口述自己见闻。同狱的文学家鲁斯蒂切诺根据他的见闻，整理出了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

再来看看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此著被全世界公认为名著，原因在于它的流行和流传之广。该书一经出版即名声大噪，被译成多个语言文本。随后，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探索东方的欲望。有人甚至认为，世界历史就此而改写。因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，激发西方列强殖民探险、征服世界的欲望就是与这部书有关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出版后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欧洲人的《天方夜谭》。

其一，游记使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及其他科学知识得以丰富。其中，最重要的一点是逐步破除了神学至上论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它在骤然之间破除了中古时期欧洲神权对民众精神世界掌控的局面，传统意义上的“天圆地方”说由此破产。

其二，游记对近代欧洲的航海探险事业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。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哥伦布、达·伽马、安东尼·詹金森和约翰逊等众多航海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都是在看过这本游记后“东来西去”的，其目标就是抵达印度、寻访中国。

“自编自导”的故事？

当然，马可·波罗对中国经历的“华丽描述”，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西方史学领域，都曾引发巨大而持续性的争议，出现了“五大疑点”和“八大疑点”等。甚至，中外研究者均无法证明马可·波罗是否来过中国。

譬如，2011年8月10日英国媒体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，马可·波罗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是道听途说的汇集。《每日邮报》据此指出，若此理论正确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·波罗就是一个“骗子”。不少人认为，马可·波罗是一个“满嘴谎言之人”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完全是一个“自编自导”的虚构故事。

然而，与种种争论、批评甚至责难相比，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在当时及随后产生的巨大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、实实在在的。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得到广泛传扬，有力促进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，进而得以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这里，我们重点来看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对哥

伦布的影响。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商业共和国的哥伦布，自幼就阅读马可·波罗的游记。由此，小哥伦布对中华文明以及印度的独特文明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

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还提及东方的日本盛产黄金，“其数无限，地铺金砖”。1480年，在一封致意大利学者托斯加内里的“发鸿愿，立大志，期于得达产香料之国”的信函中，哥伦布表达了前往中国和日本寻求黄金的强烈愿望。

在航行日记中，哥伦布写道：“为了不坐失时机，我要向前行驶去寻找日本岛。”他把自己抵达的萨尔瓦多视为“可汗的大船”到达之地，进而致函给资助他探险的西班牙国王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是要去大陆的。我要到杭州去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，并取得复书回家。”

后来，他费尽心机地组织携带护照、国书和礼品的正式使团，兴致勃勃地要去朝见元朝的忽必烈大汗。依据对日月星辰的定位及观测，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抵达了亚洲大陆，亦即中国和印度（实乃古巴）。

最初，哥伦布的意图就是“通过交换，或者通过征服，取得黄金、珍珠和香料”。当然，他最终抵达的是美洲。这一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历史。

刺激地理大发现

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不仅影响了哥伦布一人。在随后的殖民探险活动，它的影响和激励具有滚动性效应。依据这本游记的记载，马可·波罗在中国游历17年，访问了许多城市和乡村，包括西南边陲的云南和东南沿海的福建；其所记述的那种“东方的富有”，大大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。这种影响对后世新航路开辟和殖民探险产生了持续性影响。

13世纪末，作为风靡整个欧洲的畅销书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可谓洛阳纸贵，人们争相传阅、疯狂翻印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及其他航海家，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读者。他们的殖民探险为随后数个世纪的全球性征服铺垫了坚实基础。

我们知道，在游记出版之前，欧洲人也有到达过中国的，但影响皆远不如马可·波罗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西方世界对东方包括印度和中国的“全面”了解，皆是由其而来。

新航路开辟和新世界大发现之前，所有进行过新航路开辟及探险的人可以说都读过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；而且，这些重要人物每到一处新的发现地，都要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所记述的城市、地区或国家加以对比。由此，这本游记可谓当时唯一的工具书和字典，是殖民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期间关于寻找东方世界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当然，新航路的开辟，本质上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：第一，欧洲人对东方贸易有着巨大需要；第二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后，割断了传统的东西方通商要道；第三，宗教传播的动力，推动欧洲人向海外不断进军。

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，欧洲人加紧了探险活动。举个例子，当时转运而来的商品，如香料（丁香、肉桂、胡椒）、樟脑、檀香、丝绸、宝石、布匹等，比12世纪初增长了10倍。但是，由于商路隔断，这些颇受欢迎的商品价格一再抬高。于是，欧洲商人渴望依据马可·波罗及其游记的指引，另外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。

（解放日报）

古人传递书信趣闻



书信承载的内容无所不包，带我们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、人生故事。那么，古人是怎么传递书信的呢？

青鸟传书

神话传说中，西王母养着三只青鸟，替西王母取食报信，因此人们便以“青鸟”借指传递书信的使者。李商隐的“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”，正是期望着能有青鸟频频传递相思。

鸿雁传书

鸿雁传书的故事与苏武有关，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，匈奴还谎称苏武已死。后来匈奴与汉和亲，汉使对匈奴的单于说汉天子射猎射到一只大雁，脚上系着帛书，说苏武就在某一大泽中。单于闻言方才把苏武放归汉朝。这就是大雁传书的典故，后来也就用雁称书信或送信的人，李清照有诗言：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就是写月满之时上西楼，见鸿雁归来，思量是谁寄来了书信。

鲤鱼传书

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里面写道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这里的双鲤鱼，其实是说藏着书信的函。当时的人们把刻成鲤鱼形状的两块木板作为一盖一底，将书信夹在中间，因此书信又有双鲤鱼、鱼书等称呼。而尺素，也就是小幅的绢帛，古人多用以写信或文章，也是书信的古称。

黄耳传书

黄耳是西晋陆机所养的狗，陆机格外喜欢它。陆机是吴郡吴县人，当时陆机羁寓京师，很长时间没有回家，便笑着对黄耳说：“我好久没有与家里通信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送个信？”黄耳摇尾巴答应了。陆机便写了书信用竹筒装着系在了黄耳的脖子上，黄耳不仅将信送到了陆机家，还带回了回信，这就是“黄犬寄家书”。

当然了，以上的这些有传说、有附会。

在此之外，书信的传递真正依靠的正是邮政系统。

邮驿

古代的邮政，叫邮驿。古代邮驿源远流长，早在西周时期，就已存在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邮驿系统。秦代时十里设亭，可供邮人休息，每三十里设有驿站，配备着人员和车马。到了汉代，邮驿系统更是完善，邮亭驿站星罗棋布。

唐代的邮驿系统非常庞大，有陆驿、水驿、水陆相兼者，并且根据繁忙的程度配备人员或马车船只。唐诗里说“一驿过一驿，驿骑如星流。平明发咸阳，暮及陇山头”，并不夸张。

宋代在驿站之外还设了递铺，急递铺日夜兼程，每到一个递铺就换马，过几个递铺就换人，速度惊人。

明清时期邮驿更是进一步发展扩大，清代在京城设有皇家驿，为京城收发总汇之地，可以说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。

（文摘报）